

文明是城市之魂 美德是立身之本



投身公益事业 传递人间真情

本报记者 胡宗元

今年45岁的王恩生,从1992年参加工作起,就一直奋斗在我县农村教育第一线。现任蒋庵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、副校长的他,工作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先后荣获省社会教育宣传工作先进个人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、县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。

在工作之余,他还热心公益,只要听说哪里需要赈灾,就立刻带头捐钱捐物。后来,他看到我具有许多社会志愿团体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,他也想参加,但苦于无人推荐。于是在朋友的建议下,他在手机上下载了“志愿者打卡器”APP。

王恩生说:“当时是2017年9月底下载的这个软件,注册打开后可以看到各个志愿者协会发布即将开展的公益活动。我看到里面有个

安东志愿者协会要在重阳节期间去陈师敬老院慰问老人,觉得很有意义,就报名参加了。”

到达敬老院后,他发现志愿者们各司其职,有的给老人理发洗头,有的在厨房炒菜做饭,甚至还邀请了专业的表演团队,让老人们在午饭前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表演,王恩生觉得这次志愿活动很有意义。

王恩生笑着说:“涟水有很多爱心人士,他们做慈善不拘于固定的志愿团体,只要看到有人搞活动就参加。我平时工作很忙,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参加多个协会的活动,于是这次敬老院活动结束后,就向安东志愿者协会领导提出申请,想要成为会员长期参加他们的公益活动。后来参加活动的次数多了,跟协会的领导和都熟悉了,慢慢就成了协

会的核心成员。”

2018年5月,安东志愿者协会在市民政局注册登记,正式更名为涟水县清晨雨助残服务社,并于2018年8月成立了党支部,王恩生被大家推举为党支部书记,并兼任副会长。

成为服务社领导后,王恩生尽心尽力,每一次活动都认真组织策划并亲自参加,为其他志愿者作出表率。提起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,王恩生认真思索了一下说:“在2018年中秋节的时候,我们组织了一次蒋庵敬老院的慰问活动,当时我们邀请了表演团队,带着慰问品和食材来到敬老院,受到老人们的热烈欢迎。其中一位老人因腿部残疾长期卧床,很久没洗澡了,身上都散发出浓重的酸臭味,我们的志愿者像服侍自己的父亲那样,给他擦洗身

子,理发剪指甲,换洗衣服和被褥,打扫房间卫生,然后一口一口地给他喂饭。我们的志愿者是真正俯下身去做慈善,我为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感到十分自豪。”

回顾这几年投身公益事业的经历,王恩生觉得很欣慰,他说:“平时组织公益活动,我们大多是利用节假日时间,虽然耗费了不少精力和物力,而且陪家人的时间变少了。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,涟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公益事业中,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,我想这些付出是值得的。”



父亲的牧羊犬

郑庆霞

父亲以前一直喜欢养狗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,他养了一条牧羊犬,浑身上下都是黑黑亮亮的,特别是那双眼睛,水汪汪的,我们叫它黑子。我和弟弟喜欢摸它柔软的皮毛,每次只要它碰触它,它就会温顺地躺下来,用它的唇,蹭蹭我们的脚,然后就懒懒地睡去。黑子长得很快,几个月的时间,就长得高高大大,肥肥胖胖,就连那尾巴,都肥得翘不起来了。

父亲每天都是夜里起来,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做生意,那时候没有自行车,父亲一直都是步行。黑子便是父亲最忠实的保镖。不要看它在我们这儿温顺得不得了,有陌生人想靠近父亲,黑子是绝对不允许的,除非父亲拍拍它的耳朵,它就会摇着肥肥的尾巴,在父亲身边转悠,即使父亲跟人家坐下来谈生意,它也不会轻易躺下。

那是一个浓雾控制整个世界的夜晚,父亲带着黑子走过一片路边都是坟墓的地方,不知道是雾太大,还是父亲失去了方向,怎么走,都走不出那条路。父亲是个胆大心细的人,他索性蹲下来,点燃一根烟。黑子好像感觉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,它围绕着父亲转圈,父亲慈爱地拍拍它,努力安抚着它的浮躁。父亲接连抽了几根烟,还是没能辨别方向,世界变得混沌,远远都是诡异的窸窣窸窣的声音,仿佛千万只生物聚集过来,父亲在瞬间有种虚脱的预兆。黑子却跃起来,在父亲的周围狂吠,它快速地转着圈,把父亲完全保护在它视线范围内。

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,父亲后来回忆说,那几个小时,比一辈子还漫长。等他清醒的时候,已经是黎明,黑子的声音完全沙哑,几乎叫不出一声,但它仍然在父亲的周围转圈,不时用嘴拉拉父亲的衣服。

等到父亲悠悠醒来的时候,黑子却缓缓躺了下去,眼睛里满是泪水。父亲抽着烟,守在黑子的身边,一双大手轻轻抚摸着精疲力竭的黑子,钢铁般的硬汉,此时却泪如泉涌。黑子终于恢复点体力,伴着同样筋疲力尽的父亲,直到第二天晚上,才回到家里。父亲只吩咐母亲喂好喂饱黑子,自己就沉沉睡去。黑子也昏睡了两三天。后来,父亲咬牙买了辆自行车,黑子欢快地奔跑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,不时抬头轻吠两声,仿佛跟主人说,跑得好开心。

父亲寸步不离黑子,黑子也紧随父亲。后来,全国性灭狗,任何品种的狗都不许保留。父亲不惜一切代价,通

过层层关系,想把黑子保下来,那时的黑子,已经很老了,天天无精打采,昏昏欲睡,但父亲一点都没有嫌弃它。终究还是保不下来的,村支书告诉父亲,上面要下来检查,发现一条狗,撤销村支书的职务,并重重罚款。

父亲跟村支书关系一直很铁,这次父亲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黑子了,他决心带黑子躲开这场灾难。哪儿才是黑子的藏身之处呢,黑子走不远了,它再也没有了当初保护父亲的雄赳之气,走十几二十分钟,就必须休息。当时乡村的打狗队随处可见啊。万不得已,父亲带黑子回家了,他说,这是黑子的家,无论如何,也不能让它暴尸荒野。父亲终于点头,放弃黑子。当村支书亲手把药拌进黑子的食槽里,父亲拗哭起来,跪跪离开了家。黑子像往常一样,吃完食出去溜达。等到我看到的时候,黑子是在隔壁人家的墙边往里爬的。我大哭,冲过去连拖带抱把黑子弄回家,黑子始终用泪眼望着我,我抱着它仍然肥肥的头,很久,黑子不舍地,缓缓闭上眼睛。

从那以后,父亲再没有养过狗。



放风筝

冯文妍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虽说已不知不觉进入了4月,但风和日丽的天气,怎么看都觉得是放风筝的好时机。

因此好不容易等到周末,带上两个风筝,当然还有两个宝贝,就直奔主题广场,开启了人生第一次的放风筝之旅。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,周边的居民都会到主题广场来放风筝,每次路过的时候,总是很羡慕,总算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了,喜悦的心情是无法言喻的。

说来也奇怪,明明对放风筝这件事向往了很久,可付诸行动的还真是第一次。身边的大宝举着老鹰形状的风筝催促我快点,可我却一脸懵,完全不知所措,光顾着去网上买风筝,却忘记百度一下如何放飞它们了。

“妈妈,你为什么不放风筝啊?我的‘老鹰’已经迫不及待

要起飞了呢!”大宝举着风筝兴奋地蹦跶着。二宝也起哄似的在旁边附和着,连蹦带跳着“啦啦啦啦”。

“可是妈妈不知道要怎么让它飞起来啊!”我道出了实情,心里盘算着要不要找个人现场教一下。

“就这样飞啊!”大宝拿起风筝往天上一扔,“老鹰”挣扎着飞了一秒便坠落到地上。“妈妈,你就这样往上扔,它就飞起来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啊?”我半信半疑地将“老鹰”迎风扔上了天空,然后“老鹰”真的就飞了起来。

“好神奇啊!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我边扯着风筝线,边问大宝。心里好奇着,这个小家伙是什么时候学会放风筝的呢?

“猪爸爸就是这样放风筝的啊!”大宝仰着小脑袋,用手指着风筝:“妈妈快看,我们的‘老鹰’飞起来了!它飞得好高啊!”

我这才想起来,动画片《小猪佩奇》里有一集,猪爸爸带佩奇和乔治去放风筝。作为一个成年人,我不得不承认,看完之后我早就忘记了,但没想

到大宝却还记着,并且将其运用到了现实的放风筝之中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以为小孩看电视就是个热闹,却没想到他们竟然认真地记着所有的情节呢!我记得有一次带大宝去超市,他问我:“妈妈,我们的购物清单呢?”我当时愣了一下,然后想到也是《小猪佩奇》里的一个桥段,赶紧从包里找出纸和笔,现场画了起来,最后大宝自己推着购物车,照着我现在画的“购物清单”,完成了那次采购。回家之后,当我述说了这件事情之后,竟没一个人相信,他们觉得一个三岁的小孩不可能自己买东西的,但大宝确实做到了!

作为一个母亲,我总是过多地保护着孩子,生怕他们受到一丁点伤害。但《小猪佩奇》中的猪爸爸和猪妈妈,无论做什么家务事都会喊佩奇和乔治来帮忙,包括洗衣服、购物、做巧克力蛋糕等等。而我呢,此时此刻还将风筝线紧紧地握在手心里,不敢交给小伙伴们,一是害怕他们抓不牢风筝线,风筝飞了,二是担心他们追着风筝,会不会被其他放风筝的人给撞

倒……

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我还是将手中的风筝线交给了大宝:“妈妈有些累了,你带着弟弟放飞风筝好吗?”

大宝似乎有些不敢相信,他看了看我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风筝线攥在手心里,兴奋地对我说:“谢谢你,妈妈!”

看着大宝边跑边扯着风筝线,弟弟屁颠屁颠地跟着哥哥的后面,一会手舞足蹈地指着风筝,一会扬着脑袋对着哥哥“啦啦啦啦”说着什么,我心里更坚定了自己刚刚做的决定,适时放手其实也是对孩子的一种肯定与鼓励。风筝飞了,可以再来,孩子摔倒,可以站起来接着跑。但当下孩子因得到肯定与鼓励的那份心情,却是稍纵即逝的!



我的大爷

高树森

出了农历正月,父亲回了趟涟水老家,住几天回来后带给我一个坏消息——邻庄的大爷去世了。

大爷不是我的亲大爷,但大爷走了对我还是很难过,足以引起我情绪的震荡,一股莫名的悲情涌上心头,让我怅然所失。

大爷是一位农村学校的退休教师,也是在我们那一村最早捧上“铁饭碗”的人。在他们那个年代,学校还是比较少,大多数人家也没把孩子读书当回事,十里八乡才有一所联办学校。大爷就是一所联办中学的校长。我记得,学校离我们村有十多里路。他每天早出晚归,管好学校的同时,还要忙家里的事。特别是我们村里的人家都奔着他去,把孩子送到他所在的那所学校去读书。这其中就不乏好多调皮捣蛋的“讨债鬼”。我那时还小,在我记忆中,这群“讨债鬼”中常有打架斗殴之事,不但没给大爷增光添彩,还经常给他带来许多麻烦。现在看来,这期间大爷是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委屈,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也无从得知。总之,前后三庄的孩子好像都是他的孩子。

我读初中时,大爷给我很多的关心,我记得,每逢开学时,他都会带几个本子给我写作业,每逢周末,还会到我家串门,其实都是来就我的学习问长问短的。于是我很怕他,甚至还很厌烦他,经常故意躲着他。直到有一天,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在吃饭时对我说:“你大爷说,前后三庄一辈中就你还爱读书,你要好好珍惜哦。”那时,我才似懂非懂地感受到大爷的“良苦用心”。也就是在他的不断唠叨与提醒下,我才把读书当回事并且坚持下来。读了师范学校,后来我也成了一名老师,都是受他的影响。大爷于我而言,是长辈,也是慈父,是严师,也是恩人。

大爷退休后的晚年生活不是很幸福,我原来的大妈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农村女人,经常听父母亲说她。但她却早早地撇下大爷,撇下了几个子女匆匆地走了。后来,大爷又重新组建家

庭,遇上了一位不会持家的伴儿,生活总是不尽如人愿,每况愈下。已成了家的儿子生活过得很窘迫,特别是还有一个智残小儿子。大爷后半辈子总是借酒消愁,给自己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,让一位有文化人活得很局促与凄楚。有时我去看他,把我的手抓得很紧,不舍我匆匆离开。

之前,每年我都会回老家去看看他,今年我因种种原因未能回去,万万没想到,大爷竟匆匆地离开了人世,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但他模样却愈加清晰地烙在我的印象中,又似乎感觉到要对我言说什么,让我久久难以释怀。



幸福的秘诀

吴善然

我家住在离县城四十里地的乡村,父母以种田为生。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,他办事总是慌慌张张,粗手粗脚的,有人说他像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张飞。

正因为父亲办事慌张,手忙脚乱,往往给人留下丢三落四的感觉。那年春耕开始后,父亲才发现犁鞭和绳索不知放哪儿去了。这时,他心急火燎地四处寻找,母亲却稳坐钓鱼台,不动声色地瞧着。父亲只好唉声叹气去询问母亲,母亲让父亲去过道与牛屋寻找,父亲真的如愿以偿拿到它。父亲一边拿着找来的工具,一边纳闷地问母亲:“奇怪了,你又没用它,怎么知道它放在哪里?”母亲笑而不语。粗心的父亲常把一些家用工具遗落在地里,母亲总是及时地收回来,保管好。

有一年冬天,家里缺少柴火,母亲拿刀去冰河割苇草回来烧,不小心在河边滑倒,将脊柱扭伤,被送

进公社医院治疗。照料护理这件事,自然地落到父亲身上。父亲服侍母亲虽然早起晚睡,整天忙碌着,但对于烧茶做饭,洗衣熬药,总感到有些别扭,甚至不尽人意。

一次,他给母亲倒茶服药,竟然把茶杯掉到地上摔碎了,躺在床上的母亲并未责怪父亲。母亲朝他笑笑,并叮嘱父亲做事沉稳,不要慌张,就这样,父亲逐渐脱胎换骨,改变旧习惯,成为“稳当人”。

后来,父亲母亲活到八十出头。一辈子二老从未吵过架,拌过嘴。他们一个急躁如火,一个平静如水,却能够互补缺失,相濡以沫。也许,这就是他们幸福的秘诀吧。

“生活”与你相约

为了更好地展示涟水人美好的生活,《涟水日报》“生活”专版开设以下栏目:

绿色天地、服饰品位、人生百味、繁星荟萃、安东美食、百姓故事、我爱我家、人生旅途、婚姻家庭、美好记忆。

投稿或联系方式:

1. 涟水日报全媒体平台 2. 邮箱: 83300700@qq.com
3. 编辑电话 139120686154. 编辑 QQ: 83300700